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一一四回 蝦精倏爾來解說 蚌母又復遇途間

毒龍現出原形，直向夫婦二人舉口吞噬。二人東閃西躲，兢兢戰戰，頂上已失去三魂，呼號聲嘶，慘不可聽。毒龍於此似有欲吞不忍，不吞不捨之意。七竅夫婦正直計無所出，門外忽有人來，極目視之，乃蝦精所附之辛堅也，亦不得已向彼泣曰：「吾夫婦自落鬼縫，為張老救之，張嫗恩養月餘，轉拜李嫗。李嫗收了大眼鬼，收吾夫婦習道，頗可過日。後為赤鯉尋著，囑離李嫗蓬戶，仍居毒龍洞中。原言緩緩調停，送歸都下。不料赤鯉負義忘恩，突於一朝，將吾二人責打而去，夫婦在洞，幾為草死，何莫非赤鯉所害乎？幸而毒龍來洞，或呈粟米，或獻珍饈。夫婦以為赤鯉無良，毒龍已知報德，其心稍慰，安然住之。豈知毒龍久又暗懷吞噬，明言寬吾三日，三日後決不能饒。夫婦聞言，不勝恐懼，乘得毒龍外出，潛逃於慈航殿內。只意躲避在此，彼不得知。何期毒龍恰又尋來，非爾到茲，吾夫婦之命休矣。」言已，蝦精顧謂毒龍曰：「人要知恩報恩，未聞恩以仇報如爾者。爾想當日受紫霞挫折，身死非命，幸遇靈宅真人飲以固魂金丹，才收七竅衙中。七竅夫婦頗賞衣服，頻待厚筵，言則聽而計則從，何者有薄於爾？爾有難，人救之；人有難時，不為保之，不得反欲吞噬。撫心自問，天良何存？」毒龍曰：「七竅夫婦前在吾洞，幾乎草死，爾不來救，吾去見得，心中不忍，遂入市以盜粟米，復歸都以盜珍饈，供奉勤勤，吾恩已報矣，又何天良之不存乎？」蝦精曰：「報恩一事，不徒飲食供奉，要在保彼生全。爾既救之於前，又欲吞之於後，是前恩而後仇也。仇可結乎？吾恐世世冤纏，無有了期也。」毒龍曰：「吾等物也，尚知報恩後始加吞噬。每見人類，並其恩不一報，設奸詐而害之者，抑又何也？相提而論，不高一籌耶？」蝦精曰：「人之無良，更甚於物。爾我又物中人也，豈可郊尤乎人中物哉？」毒龍曰：「聽爾之言，吾不吞噬以結冤怨，亦不以飲食供之。」蝦精曰：「珍饈粟米，是事有吾，不煩爾身再任此役。」毒龍曰：「如是，吾歸吾宮，永不復來人世。」言此出殿，飛身而去。

七竅夫婦見毒龍已去，同向蝦精拜舞。蝦精曰：「人言毒龍心毒，吾尚未信。今一見及，果不虛傳。」七竅曰：「毒龍作厲，幸爾解釋。今吾夫婦歸都不得，度日無有，爾又何以安置乎？」蝦精曰：「吾自有安置處，大人夫婦不必愀然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安置何所？」蝦精曰：「是殿不可居，如再居之，毒龍狗子必然復至，吞噬於爾。那時吾若外出，解釋無人。不如去到吾宮，飲食起居，更為便易。」七竅喜曰：「既然如斯，願隨爾去。」蝦精於是出殿前導，七竅夫婦遂尾其後，一步一趨。或行水之涯，或轉山之角，紆徐曲折，約有十餘里，遙見一宮殿在焉。蝦精謂七竅曰：「前面紅窗白道露於翠柏青松之內者，即吾宮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可愛爾宮地極幽雅，雖瑤池仙府，不過如是。」蝦精曰：「大人過譽矣。」言言語語，已入蝦宮。蝦精待以厚筵，旨酒佳饈，皆非人世所有。宴罷，安置二人於密室。

夫婦居此，倒也自在無憂，只想常常如斯，無有他變。不料一日蝦精慌忙入室，謂七竅曰：「吾意欲將大人夫婦久久侍奉，奈龍君下旨，發海兵數萬，來伐蝦宮。吾點蝦將蝦兵，與之力戰。如能得勝，還可久住；如不勝焉，吾子若孫必逃去他方。大人、夫人急須另尋居址，否則，昆崗失火，玉石俱焚矣。」言罷大哭。七竅夫婦亦仰天泣曰：「毒龍、赤鯉知恩不報，天不誅之，而反縱之。蝦精能識報恩，天不佑之，而反戕之。其蝦宮之晦氣乎，抑吾夫婦之晦氣也？」正悲泣間，蝦氏子孫一擁而入，謂蝦精曰：「龍君兵馬已將蝦宮圍著矣。」蝦精聞報趨出，當傳兵將，整頓行伍。一時蝦宮士卒各持劍戟，大戰龍兵，喊殺之聲，動搖山嶽。無如龍兵勇猛，蝦兵抵戰不住。戰未片刻，殺入宮內，將蝦孫蝦子如砍瓜切菜一般。蝦精跪地哀求，已為龍兵束捆而去。

七竅夫婦緊閉室門，幸而龍兵未嘗搜及。直待人聲寂靜，開戶出視，蝦宮內外屍橫遍地，所積粟米以及珍饈等物，盡被搜卷一空。七竅睹此慘情，傷感不已。珠蓮曰：「蝦子蝦孫死亡殆盡，蝦兵首領又被束去，大約凶多吉少。夫婦即居於此，若何能生？不如出得蝦宮，另尋生路。」七竅曰：「夫人之言正合吾意。」珠蓮曰：「如是，宜早為計。倘濡滯不行，恐龍兵復來，必受羅織矣。」言已，攜手出宮，向荒涼之地而行。暗想盡一日腳力，行盡山逕，尋一妥當所在，以為棲止。豈知是處無有寺觀，又無居民，遍地荊棘縱橫，滿林樹枝遮掩。兼之天色昏黑，日已西沉，夫婦饑火如燒，四處窺覷，絕無藏身之地。萬不得已，即於白楊樹下相靠而坐。坐至一更天氣，忽聞猿啼虎嘯，鸞鳴鶴唳，心愈惶恐，兩目畏其合之。待到天發曉時，剛欲前行，又見無數虎狼，怒目圓睜，左右環顧。狼則仰鼻而嗅，若有可尋之人；虎則舉目以窺，似有可口之物。夫婦見此，全體搖搖，不知若何方能脫得此厄。未幾而虎狼遠去，日將午矣。

夫婦於是又復前往，穿過茂林，已登山坳，幸無林木，可遠望之。然四面望來，山雖濯濯，人煙絕少。矚目良久，由山坳直下。下了數重山，見始露小徑一條，儼有人跡。七竅曰：「是逕人跡儼然，前途必有村落，吾夫婦且窮之。」珠蓮曰：「吾力已憊，可在逕側暫為息肩。」七竅諾。息約一刻，七竅促曰：「夫人可以行矣，今日午牌已過，如再尋不著居址，恐虎狼能容於昨夜，不能容於今宵。」珠蓮聞言，搭著七竅肩兒，緩緩前進。

復行十數里，聞得人聲自山林穿出。七竅曰：「山林內必有行人，速去追之，以來今宵棲止。」言罷，急力上前。越過山林，果見老少二婦行行止止。七竅喜，遙而呼曰：「二位娘子何往？」少婦答曰：「自姑母處歸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娘子府第歷此多途？」少婦曰：「不過里許，即吾家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此，娘子稍待吾夫婦，欲借爾室暫宿一宵。」少婦言：「借宿乃常有之事，吾在茲待爾，爾其速來。」少婦欣然，追蹤而至。其時老婦已先行矣，少婦呼曰：「嫂行毋急，可在前面待等一時。」老婦聞呼，遂於路旁坐以相待。少婦曰：「天色將晚，爾夫婦速隨吾行。」七竅、珠蓮止宿有所，即尾其後，一步一趨。及近老婦而視之，乃蚌母也。珠蓮不知蚌母已被鬼吞，又不解此蚌母係三緘所化所以一見蚌母形象，牽衣大哭，備訴近日所遭困苦。蚌母聞說，亦為歎噓。悲已，蚌母曰：「吾自石洞內失去主公主母，無有依靠。於是離洞，四方奔走，茲已下嫁老農矣。昨日姑母壽筵，吾與弟媳往祝未歸，何期今日在途得遇大人、夫人也！」七竅曰：「爾嫁之夫賢否？」蚌母曰：「賢甚。」「衣食如何？」蚌母曰：「頗能過日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夫婦遭難至此，借爾家內暫避幾時，可乎？」蚌母曰：「有何不可。吾得大人、夫人恩養十數載，若於患難中而不相顧，是知恩不報矣，倘得謂為人耶？」遂導二人入室登堂，設筵以待。

夫婦得依蚌母，又享安閒。

自是，蚌母日奉酒食，夜燃燈光，極相親洽。不知不覺，已住旬餘矣。一日，七竅謂蚌母曰：「爾夫老農為何不見？」蚌母曰：「老農好貨，每到秋後，攜白鑊貿易江湖。必要桃花放時，始歸閭里，復播百穀以種田疇焉。」七竅曰：「老農與爾可相得乎？」蚌母曰：「老農幼年酷好美色，連娶數妻，貌俱不揚，皆被嫌棄而死。薄情如是，聲名遠播於鄉，其無有以女妻之。今已五旬，猶是形單影隻。吾逃此地，路遇老農，問吾根源，以寡居告，老農於是暗懷娶吾之意。將吾迓至家內，托對戶鳴鳩風示於吾。吾思大人、夫人不知散失何所，兼之身無依靠，遂應諾之。幸得老農喪妻多矣，鰥居半世，始配吾身，較之新婚，愛憐更甚。吾因在此福享清閒，朝日心中計念大人夫婦，何期一旦得遇途間。如不嫌農家鄙陋，即於是地久居可也。」七竅夫婦心甚德之。未審安住多時，再敘所以。